

## 返回「祛魅」－「惡搞皆史」的想像

平田昌司

《醒世姻緣傳》是一部「充滿笑聲」的小說。但其聲音不是尋常「歡喜和樂的結合」（胡曉真先生評《兒女英雄傳》語），而是充滿著虐謔惡搞的超級無敵黑色笑聲。例如，晁源被小鴉兒殺死，其鬼魂披了頭髮，赤了身子，渾身是血，嚎啕大哭著跑到慈母晁夫人床頭托夢，怎麼還要非常拘謹地「一隻手掩了下面的所在」（第 20 回）？兇惡無比的潑婦薛素姐怎麼在相于廷和丈夫的臉上「左眼污了個黑圈，右眼將胭脂塗了個紅圈，又把他頭髮取了開來，分為兩股，打了兩個髻子，插了兩面白紙小旗」（第 58 回）？小說作者在自己的筆下隨意地殺人、施虐，同時念念不忘逗樂讀者，彷彿在攝影機前鄭重導演電視搞笑節目。同時，表面看來大鬧放肆的惡搞背後似有一些善意的自主管制，如：薛素姐始終遵守著性道德的價值理念。

在「國故整理」運動以前，新派文人學士的群體中幾乎無人正面欣賞《醒世姻緣傳》的文學價值。錢玄同認為它「除了楔子之外，便是迷信，一無是處」（胡適致錢玄同信），魯迅撰寫《中國小說史略》時居然徹底遺忘了這部長達一百回的長篇小說。後來到 1925 年左右，正在構建白話小說史的胡適重新發現了這部作品的價值。1933 年亞東圖書館排印本卷首的徐志摩序、胡適〈醒世姻緣傳考證〉進行一番「祛魅」式解讀的示範表演，為未來讀者宣講現代的、科學的小說閱讀法。之後，胡適曾展示過的幾個研究模式引導著學術界：有關作者和成書年代的考證、語言特點、性別研究、宗教史、社會史、教育史、經濟史等等。可以說，胡適成功地奠定了「惡搞皆史」說的基礎。假如沒有胡適和亞東圖書館的大力貢獻，不知道《醒世姻緣傳》什麼時候才有機會浮出「歷史」的水面。

只是一定睛觀察，我們很容易注意到胡適多麼聰明小心，其解讀始終不離作者考證、故事材源、方言背景等安全地帶，並沒有跌入小說作者擺下的銅網陣。我們是否應該返回七十多年前「祛魅」、去惡搞化的現場，剖析「惡搞皆史」想像的時代背景，然後試圖奔進《醒世姻緣傳》門戶曲折的種種機關？

本人不會、無力、更不敢走出樂衡軍〈蓬萊詭戲—論「鏡花緣」的世界觀〉、王德威〈歷史與怪獸〉、胡曉真〈蘋蘩日用與道統倫理—論《兒女英雄傳》〉、羅志田〈文學的失語：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〉等經典性著作曾經提出過的思維框架，請與會學人事先予以諒解。